

那个午夜接你电话的人

□ 林廖君

午夜,刺耳的电话声突然响起,是许久不联系的朋友打来的。这位朋友不算特别的熟,高中的同学,不过时而联系罢了。犹豫再三,我最终还是接了。他的声音很低沉,像是刚受到什么打击,他说:我只是觉得难过,只是难过而已。我顺势安慰道:别想太多,一切都会过去的,好好睡觉。两个人寒暄一会儿便挂了电话。过了几天,这位朋友出差路过,执意要来看我。

在装修考究的饭店里,他送了我一份礼物,并再三表示对我的感激。他说,那晚生意谈失败,心情低落,给十个朋友打了电话,八个未接或关机的,只有一个好好地和我说话,给我安慰,那就是你。对于朋友,我此时只有同情。临走的时候,他苦笑着对我说:你最好不要尝试在午夜给朋友打电话,不然你肯定会后悔。

几个月后,我都快忘了这事儿。一个午夜,噩梦醒来,突然想起那位朋友的话,好奇心驱使我忍不住给平时关系亲密的朋友拨了电话,如那位朋友所言,不是没

人接听就是关机,有的虽然接了,语气明显的不满意。无奈之下,我给那位朋友拨去了电话,没几秒便接了,我们聊了起来,为这件事交换了各自的看法。挂电话之前,他说,你给父母拨个电话试试。

给母亲打去电话,很快便接听了,速度快得让我吃惊。母亲耳朵不好,怎么那么快就接了呢?带着好奇我问母亲:你怎么还没睡?母亲说:已经睡了,听到电话响,刚醒。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我支支吾吾半天,没什么,没什么,不过是想你了。母亲关切地说:那赶紧休息吧,明天你还要上班。

第二天早上7点,昏昏沉沉地刚醒来,就接到母亲的电话:昨晚咋了?遇到啥事了?看着家里能不能帮上忙?我安慰母亲说,真没什么。解释了好长时间,母亲仍放心不下,因为我要上班才结束了通话。

那天上午,我收到两个朋友发来的短信,有关我心发生什么事的,也有责骂我大半夜打电话的。而后来,



我才从我姐那里知道,母亲因为耳朵不好,让姐帮她把电话铃声调到了最大,怕我有什么事打电话她接不到。晚上她也从来没关过机,生怕错过我的电话。但惭愧的是,我很少给母亲打过电话,不是在逢年过节,就是确有什么事要找她,而那天晚上,我也仅仅是觉得被人忽视后才想起她。

我为曾经同情过朋友而感到羞愧,原来自己也是一个渴望被别人重视的幻想者。生活中,我们往往以为自己举足轻重,但现实往往会因为高估自己,而给生活带来负面的心理负担。别人没有义务和责任,放弃宝贵的睡眠时间和你谈天说地。如果有人能在午夜愿意了解你的忧伤,并给予及时的抚慰,那这个人除了是懂你的知己,便是你的父母。

抗旱诗记(节选)

1

整个七月,无雨
土地张开了口子,渴冒了烟
成片的庄稼耷拉着脑袋
守护最后一丝残存的本能。我啊——
除了拼了命的挑水,不知还能做些什么
杯水车薪,远水解不了近渴
雨,一下子提升了自身的意义
面对汗流浹背、抗旱的人流,我更加
体会了生存的艰辛与不易
打量着每一株灾难中的作物
除了感慨,更是敬意
它们和我们的一生
没什么不同

2

罕见的旱情,预要
压垮我的双肩。不知道
出了远门的雨,何时回来
骄阳暴虐,恨不榨干所有的水分
农作物苦苦挣扎,维持
最后一点残喘的生机
委屈样子,让我不敢直视
累极了,我就一屁股坐在树下
点燃一支烟,听蝉不知疲倦的鸣叫
和水浸土地的“吱吱”声。那是
秧苗喝水的声音。那是和我
一样咬紧牙关的声音

(王田喜)

秋思

心寒的时候
你会觉得
每一个季节都冷
星星
仿佛是冰做的光
其实
秋也并非那样寒冷
否则
桂树怎会飘洒
满目清香
生活常是这样
你所失去的
命运会用另一种方式补偿
桂花萎的日子
菊花又亮秋妆

(张小六)

老兵爷爷

爷爷坐在那里
沉默是他一贯的姿势
他不语
内心中却弥漫着烽火硝烟
驰骋纵跃杀敌的豪气

爷爷坐在那里
总像在沉思和回忆过去
直到故去
他坚毅的眼神都没有迷离
他耳畔始终萦绕冲锋的号声
迎着枪林弹雨
挥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爷爷坐在那里
从不提战争年代的往事
他的心中却铭刻着
一个一个倒下战友亲切的名字
每夜夜深沉沉
他都会穿上泛白的军装
向着远方行一个铿锵的军礼

爷爷坐在那里
平淡地过着祥和的日子
他推车挑担上田耕作
挥锄铲草的样子
依然还像举枪、瞄准
扣动扳机、击毙敌人一样
干脆利落

(呼庆法)

秋日一瞥

秋日的早晨,天在变凉
凉意在一地点地延伸
铺天盖地的虫鸣声
延续着夏日里的狂热
车铃,总是伸着懒腰
肆无忌惮回想着逝水年华

三十五岁,光彩映照着
每一寸肌肤和脉管
在它仅剩半步之遥时
它总是张着双臂入梦
告诉我一眼可以望穿生活
我总是打着激醒醒来

不远处的那个小女孩
会蹦蹦跳跳跑到我身旁
跟我吃喝在一张餐桌上
她的整个成长过程
收获的喜悦,失去的疑惑
都需要我以父亲的身份参与

手中的钥匙,一头连着家
一头向着熟悉而遥远的小巷
对,它是熟悉又遥远的
遥远到一旦离开那扇门
就期盼着再也不踏进
或是假期里再不发生关联

小时候的我们总想长大
又在不知不觉中惧怕变老
年少的我们怎会知道
长大和变老是一样的装扮
摇曳着清风和夕阳的生活
记录着每个让人惊讶的时刻

(付振双)

黄石公园的狼

□ 赵盛基

1926年,黄石公园的最后一只狼死在了护林员的枪下。人们松了一口气,终于把危险的猛兽消灭了,剩下温驯的食草动物对人类不构成威胁,游人可以放心大胆地观光了。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沾沾自喜的心情尚未消尽,天下太平的日子没过几年,大麻烦来了。

自从没有了天敌,那些食草动物再也不用担心遭到狼的猎杀了。尤其是身高马大的马鹿,它们是狼最爱吃的美食之一,原来整天提心吊胆,连吃草都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吃草了,繁殖后代的成活率也大大提高。

天长日久,马鹿数量疯狂增长,一时间到了泛滥的地步。如此一来,植被遭了殃,草地被吃得光秃秃的,连杨树和柳树的树皮都被啃食了个精光,以致失去家园的河狸被迫搬家,其他弱小的食草动物断了粮道,遭遇了生存危机。

更可笑也可悲的是,由于没有了忌惮,胃口大开,马鹿一个个膘肥体壮,犹如得了肥胖症一样,整日懒洋洋地趴在那里不愿动,既失去了灵性,也失去了风采。

黄石公园的生态持续恶化,当地官员意识到当年将狼赶尽杀绝是个巨大的错误,决定重新把狼请回来。于是,1995年引进了14只,1996年引进了17只,黄石公园又见到



了狼的影子。

狼群回归6年后,奇迹出现了。树木增加了5倍,逃离家园的河狸等很多动物回来了;草地恢复了生机,众多食草动物不再为果腹食物而发愁;马鹿重新抖擞起精神,再也不怕慵懒了。总而言之,黄石公园又恢复了往日的秩序和精彩。

从消灭狼到重新引进狼,黄石公园经历了近70年的挫折、反思和再认识。时间虽然漫长,但最终还是回到了正确的轨道,遵循了大自然的规律。大自然应该包罗万象,不是一家独大,而是相互制约,只有形成共生共存的食物链,才能保持生态平衡。

剃头匠老张

□ 黄绍祝

老张理发差不多四十年,有人叫他剃头匠,有人称他理发师,老张觉得叫剃头匠好。

理发店内设备用具就像老张的衣着一样老气。一张老式理发转椅,扶手被磨得油光发亮,脚踏板被踏得面目全非。黄白的墙壁上挂着一面方镜,四周布满锈色斑点,如同老张脸庞边上的老人斑点。椅前镜下,摆着一张搁放用具的条桌,桌面空处油漆有一块无一块,如同蒙上了一张地图。桌子旁边的煤炉子顶着大铝锅烧水,腾出灰白的水雾,如同纱帐在店里飘舞。

简陋的理发店,顾客却是源源不断,站班的一个接一个,顾客多是中老年人。冬日里,老张在店门前对着暖暖的阳光,摆放着桌椅,让顾客边等剃头,边晒太阳、打扑克或下棋。此时店门前常常是人声鼎沸、笑语喧天。逢年过节,老张常常忙得无时回家吃中饭。饿了,就到街上买包方便面,用开水一泡,急急挑进嘴里。

老张理发,不染不烫,他擅长洗、剪、按、拉、捶、刮、掏等技术。其中,尤以剃到技术出名。老张给客人洗头洗面之后,将椅子放平,咔嚓一声,人马上头枕着伸出的枕头,脚顶着踏板,直挺挺地躺着。接着,一条热乎乎的毛巾贴在脸上。老张坐在转椅旁凳子上,开始剃胡子刮脸。他一边揭毛巾,一边剃刮。剃刮如蚊子爬脸一样轻,让人感觉

不同以往地胆壮,看来酒精不仅能使人反常,对动物也是如此。

过去,猎人常挖陷阱,密林中伪装得极好的陷阱会钻进野猪或黑熊。动物掉进陷阱,连续几天水食未进,大多精疲力竭。这时猎人赶来,若发现有小些的幼仔,便欲捉回去驯养,但因没麻醉针,只好用酒精浸泡过的馒头投入陷阱,待饥饿难耐的幼仔将饱含酒精的食物吞下醉倒,便下去捆绑活捉。

人有酒瘾,动物亦不例外。早年,我与鄂伦春的朋友喝酒,他们说狗也有酒瘾,我当时不太相信,鄂伦春人的猎马吃鱼吃肉我见过,有酒瘾的猎狗却闻所未闻。有次与他们喝酒,主人特意用饭盒盖给狗倒了点白酒,很快便被狗舔光了。舔净酒的狗有些意犹未尽,乖乖地坐在主人旁边看着我们喝酒,还不时眼巴巴地盯着酒杯,那神态让人忍俊不禁。估计是主人经常喝

醉,猎狗吃过几次呕吐物后,从此染上了酒瘾。

我曾养过一只花猫,平时胆子极小,无论碰到生人还是邻家的狗,都怀有戒心。一日家中来客喝酒,有位醉酒后吐了一地,花猫舔食呕吐物后,很快性情大变,里倒外斜地晃悠悠地四处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当它走到趴着的狗跟前,不但一扫平时的畏惧,还主动上前挑衅,狗自然没将它放在眼里,随即两个家伙干了起来。一时猫蹿狗跳,怪叫声声,令人意外的是,这次猫竟占了上风,狗反到落荒而逃。

动物醉酒,有的是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误食了含酒精成份的食物,有的则是在人的计谋中入了圈套,但无论那种类型,动物与酒的传说和故事,为人们茶余饭后增添了乐趣的同时,也给我们一些关于醉酒的警示。



等待

□ 老缺

儿子来电话,说要赶稿子,过半个月才能回来。儿子是责任编辑。没办法,我和老伴只有等待,等待是漫长的,但这种等待是甜蜜的。

回乡,正是插秧时节,二哥在田里撒谷种,他走在稻田里,一手扶着夹在腰里的塑料盘,一手撒谷子,往天上一扬,谷子均匀的散落在泥田里,落泥100天,谷子会慢慢长大,长成金黄金黄稻谷,这是希望的等待,收获的等待。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是甜蜜的回忆,也是惆怅的等待。

约好友见面,好友久久未到,是失望的等待。

突然发病,心脏病犯了,儿子开车送我去医院,再急也没用,医院的人太多,没有办法,我只好带着痛苦去等待。

去邮局取稿费,有些报刊稿费不打进卡里,没办法,等吧,虽然心情急躁不安,但这是甜甜的等待。

等待是希望,等待是失望,等待是痛苦,等待是幸福。等待就是小偷,偷走了人生不少的光阴。

欲速则不达,这也告诉我们,要学会等待。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那是告诉我们要学会耐心等待。

人们就是这样奇怪,先是等待孩子出生,上幼儿园,然后等待上中学,上了中学等待上大学,大学毕业,等待参加工作,有了工作,等待儿子结婚,结婚后,又盼望孙儿出生,等待——一个无休止的美好循环。

等待是一处引人入胜的风景,那里有青山绿水,有美丽草原,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更有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有奇峰秀谷,茂林修竹,美不胜收。所以,人们总是勇往直前不顾一切的向前迈进。

等待是引人走向明天,明天就是人生的平台,有智慧,有愚蠢,有激情,有疲倦,有拼搏,有懒惰,有美有丑,有无穷的魅力,等待,等待,就是为了人生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等待希望,希望等待,是一坨泥巴揉成的团,又分成两个圆泥巴团,希望里有等待,等待里有希望。

“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日子,也是有的,那还是你的耕耘,只是忘记了等待。等待,赶不开,离不掉,就像我们慢慢变老,青春流逝,老年悄悄地赶走中年。想想人生的等待,是多么的有意思。



动物与酒

□ 王贵宏



在小兴安岭,见过不少新鲜事。一头饥肠辘辘的黑熊在山林里游荡,当它来到一片果实累累的都柿塘后,面对矮枝和草地皆是熟透的都柿果时,便不管不顾地大吞大嚼起来。那料到这种野果成熟发酵后会自然产生酒精,它吞食后,不久便醉眼朦胧起来。醉后的黑熊踉踉跄跄地在茂密的都柿塘里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拱乱撞,可就是走不出去,一直在原地转着圈子。这时采山的人如果碰到,会躲到远些的隐蔽处,好奇地观看一场醉熊瞎子的表演。不过,此时这种看似东倒西歪的醉熊却是极其危险的,如果醉眼迷离的黑熊对突然出现在眼前的人,会极为反感,以为要攻击它,常会暴怒地伤人。其实正常情况下,警惕的黑熊大多是怕人的,一听到人的动静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逃跑,但醉后的黑熊在酒精的作用下,会像人一样,也